

穿過海洋

西虹著

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158
0201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一九五〇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上海印 0011—4020

李鴻洋著

著者 李 鴻 洋

發行所 正海書局公司

上海南京路四四號

電話五五五五號

郵政管理局登記

印刷所 中和印刷廠

紙張 32 號 4 頁



創作

在 零 下 四 十 度	無 敵 英 雄	敵 後 抗 戰 故 事	三 禿 的 窠 仇	光 榮 的 人 們	老 戰 士	這 擊	新 生 氣 象	衝 上 九 嶺 山 去	石 德 路 上	三 百 七 十 萬 零 三 十 元	人 民 的 隊 伍
西 虹 著	白 刃 著	白 刃 著	白 刃 著	曾 克 著	周 冰 著	周 潔 夫 著	西 虹 著	黎 陽 著	李 爾 市 著	柯 崗 著	呂 永 軒 選 編
六·四〇	四·三〇	三·八〇	三·一〇	五·六〇	四·一〇	五·〇〇	四·〇〇	四·五〇	五·六〇	四·一〇	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穿過海洋

目 錄

穿過海洋.....	一
王鳳江.....	四五

穿過海洋

——一個營長的作戰日記——

三月二十七日

全營渡海作戰的準備工作基本上成熟了。先行渡海人數七百零五，連我在內，過去連海都沒有見過，都不懂海戰；可是經過幾個月的海練，海上戰術，海上指揮聯絡，都摸出很多辦法，大家的情緒比任何時候都高。

營部離海二里路。最近一個時期，我乾脆搬到海邊住了七八天，跟大家一塊練。同時自己還要看潮水，看風向，組織船的隊形，搞船上的工事，一切還都比較滿意。新中國成立起來了，祖國最南部的一塊土地——海南島，等待着我們去解放。我們是老部隊，海上作戰又是頭一回，非得放響這一砲不可！

師裏正式下達了命令：今晚準備渡海。

營裏幾個同志忙了一整天，副營長領導備器材，副教導員動員船工，教導員給部隊動員，我召開幹部會，講渡海作戰問題，又請領航的，忙是忙，心裏實在痛快。聽船工們說，每年到了這幾天，風向潮水都比較好，下海南島正是時候。加上我營又擔任突擊任務，船隻都是一蓬一梳的「元寶船」，這是海上最快的一種漁船，心裏怎能不樂呢？我想換一套新襯衣穿，又怕舊的來不及洗，有心穿上剛發的新夏裝，還怕過海後一下給弄髒，就照舊穿我的舊夾衣，祇換了雙新膠鞋。

各連送來好多決心書，都要求任務，要求在前面向先打。我叫五連、六連集合在大樹下，講了講話，給了他們突擊任務。大家都樂的咳嗽呀，喊了一陣口號。我去機槍連看看他們的武器攜帶，砲彈帶不了，剩八十發，我叫營部訓練排幫助帶着。各連戰士軍容整齊，步槍連的背包、餅乾袋、槍、子彈袋磨新，人人敞褲腿、新膠鞋，比平時精幹。機槍連每人都做了條竹扁担，挑子彈和砲彈，幹部們也都揹起了小包袱。不管走到那連，大家都高高興興的。我見人就問：「準備好了沒有？」都笑着說：「好了，首長快

「點下命令吧！」

十二點請領航的。我的指揮船上包家貴領航。包是個二十五歲的青年，家在附近的白龍鄉，漁民出身，全靠跑船吃飯，熟悉海南島的航路。部隊一來海邊駐防，我就派人把他請來，他聽說我們要打海南島，很高興的說：「我有船，你們有兵，一定把你們送到海南島。」原來在我們來到雷州半島以前，國民黨反動派就封鎖了瓊州海峽，漁民們一不能打漁，二不能運貨，生活過得很苦。他跟其他漁民一樣，非常痛恨國民黨。因此他來的時候，把叔父、叔伯兄弟都領來了，一大家子都來幫助我們開船。包家貴坐在桌邊，我給他吸煙、倒茶、炒了幾個菜，打了些酒。他摸摸偏分頭，瞪起那雙鷹一樣的眼睛，堅決的說：

「營長放心，我保險送你們到海南島，咱們同生死共患難，都是爲了咱們窮苦老百姓翻身。你們從東北來這兒幫助我們翻身，這麼遠！這麼辛苦！我也有決心把船開好，就是碰上兵艦打槍打砲我也不怕！」臨走前，他還緊緊的抓住我的手，又一次表示了決心。

黃昏前，全營集合到海邊沙梁上，我給講起渡位置，航行方向，登陸地點。站在沙梁上，用肉眼可以望見海南島七星嶺的高山，拿望遠鏡就看的更真。戰士鬧鬧嚷嚷的說：「這可看到海南島了！順風的話，一會就去了。」這時候，海南來了一架敵機，繞了幾圈，部隊都戴着防空圈，暴露不了目標。有幾個戰士指着飛機罵：「咱們很快就過去了，看你還能飛幾天！」敵機轉了轉就飛走了。

部隊乘黃昏上船。港灣裏船蓬拖了好幾里，像一條長街。海水正漲潮，波浪嘩嘩的，正是東風。船挨次出了港口，排在海邊。我留在港口等待團的最後指示。王師長、團首長都在港口。不幾分鐘，我被召到團長那裏，團長在樹下的一塊石頭上坐着，神氣有點發愁，我打個敬禮，團長嗯一聲，等一會才說：

「情況發生變化了，後邊軍部氣象台報告，今晚的風不好，師決定不走了，叫部隊下船，回去休息吧。」我心裏說不出是什麼滋味。這時候還有點風，心想給上邊提個意見：「走了算啦，早點過去幹了他！」可是說不出口。馬上回到海邊坐了隻小舢板，把全營船隻喊回來，又在海灘給各連幹部做了解釋。回到駐地已是夜十二點。

三月二十八日

昨晚做了一個夢，夢見上海南島了，船都安全靠了岸，敵人都沒有什麼抵抗。忽聽有人喊我：「營長，怎麼還不起床！船都在海南島靠岸了。」我馬上從船尾上跳起來，準備指揮部隊登陸。這時候我就醒來，聽別人都還在呼呼的睡着，自己卻坐在床上發楞，心裏很好笑，便又躺下了。

一早去團部開會，發現了個新問題；其他工作都準備好了，就是沒有做好槳。以前就不知道槳的作用，光顧了飄海，未考慮到無風時候怎麼辦？原來有了槳，無風也能在海上走。從團裏回來這就趕快想法子做槳。沒有傢俱，沒有木匠，馬上派人去鄉下借傢俱，又從各連調出十幾個當過木匠的戰士，發動營也做，連也做，大家來突擊。十六隻帆船上都沒有槳，突擊一天，每船能分到四個了。沒有當過木匠的戰士，也都向老鄉借來鐵刀、菜刀，在那裏砍、修、刮，忙得一股勁。

團裏送來通知：今晚不過海，叫部隊晚間去團裏看電影。人好久沒有看電影了，過

海前看一看也好。可是一下又想到槳的問題：數量還未做夠，大家又不會使，眼看過海時間馬上就到，不抓紧點不行，就下達了一個通知：各連戰士可去看電影，由連裏派一個幹部帶去，所有全營班以上幹部和參加做槳的戰士都留下，做槳的做槳，幹部就到海裏練槳。

晚上，我去檢查做槳的。天上沒有雲，海邊風吹浪響，一羣戰士在月亮下拉鋸、砍木頭……工作非常緊張。我給他們說了幾句鼓勵話，解釋做槳的重要性。戰士們情緒很好，都說：「不看電影沒事，我們要把槳做好，這也是戰鬥任務。」我又把幹部集合在海邊，給大家做了解釋，叫幹部先體會槳，學會搖槳，而後再教戰士。這就把船開到海裏。海上沒有風，船都沒有拉蓬，一船配備四個槳，搖了半夜，我在指揮船上也搖，累的渾身大汗。我手中的槳柄子不直，不好搖，船上另一枝槳柄子細，搖斷了，第三枝槳柄子短，人爬着搖不得勁。搖了十來里，各船回來休息，我集合幹部檢討了槳的毛病，決定明天重新修改。

從黃昏起到練槳完畢，海空始終有敵機擾亂，沿海一溜村莊都投了彈，村中起火冒

煙的燒了好久。可是老百姓都習慣了這種生活，他們常常在山溝草棵子裏過夜，天不明回家弄點飯吃，趕快又躲在山裏，敵機傷害不了他們。我們白天也不能進行海練，每天把晚上當白天幹。睡覺時又是十二點以後。

三月二十九日

做漿的戰士們趕了一夜，今天一方面趕夠了數日，一船八個，一方面又修改了漿上的毛病。

一早起來就跑上山去看風，見樹葉衝西北刮，是東南風。我把手裏的小旗豎起來，旗也朝西北刮。再看海浪，四面八方流，浪很大，可是風向不好，心裏很發急躁。揉揉累紅的眼走回來，睡了一會，心裏終像有事，睡不着，終希望風向轉過來，終希望團裏趕快來命令渡海。窗戶外有幾棵椰子樹，相思樹。我時常望着這些樹發呆，看它的葉子到底朝那兒刮，手裏還汗津津的捏着個指北針，分辨是什麼風向。幹部們來了就問：「今天走不走？現在刮的什麼風？」我說：「下午再說罷，反正在你們腦子裏時刻要準

備着走。」上午風向不好，我心裏下午會轉過風向來。

戰士們見了幹部也是問的這兩句：「今天走不走？我們早準備好了。現在刮什麼風呀？」幹部們也是這樣回答：「聽命令，看風向，不要急，快啦，反正你們腦子裏時刻要準備着走。」

十二點以後，團裏還沒有告訴走不走，我忽然想起一個辦法：叫各連傍黃昏把隊伍帶到海邊去，走的話順便就走了，不走的話就來一次全營海戰大演習。給各連下達這一個命令後，心裏才鬆快點。

頭頂上有幾架敵機嗡嗡響，部隊在樹下、房裏隱蔽着。我出了屋子，海邊的高射砲正瞄着敵機射擊，煙圈滿天。敵機有的高飛，有的遠去，擾亂了半天，祇在海邊掃射了幾下，趕快飛跑了。營裏有兩名戰士負傷，一隻船被掃漏。

快到黃昏，帶着通信班先去海邊，各連隊伍也來齊了，都在海港一邊的小山坡上休息。給各連幹部講了講演計劃，部隊就分別上船。港裏海潮正漲，小東風刮起來，號音一吹，數十桿船蓬張起來，船隻飄飄浮浮的遊出海港。全營船隻擺成前三角，對對雙

雙，顛顛跛跛，分佈在海面上。我乘指揮船居中，前有先鋒船，後有二梯隊，兩側有護航隊，各船船頭都架了輕重機槍，六〇砲，船長都跟舵手併排站着，戰鬥部隊都隱蔽到中艙。船乘旁風，船身傾斜，走的飛快，不一陣已遊入深水，這時候海天起霧，我站在舵旁一面觀看齊整的船隊，一面注視正面，防備跟敵艦遭遇。行進中，敵機沒有離開過海空，頭頂嗡嗡不斷聲的響，各船如常前進，有時閃動着手電筒，有時響着喇叭、哨音，前後緊相聯絡，看來很像回事。我忽然隔着船招呼副營長說：

「走，咱這船下海南島去，打個沒有命令的勝仗！」副營長叫道：

「可以！行！」

戰士們也叫着笑着，船工們也咋咋嚷嚷的喊：「這風好，下海南島頂呱呱！」我真想把隊伍帶着走，可是上級的意圖不允許這樣做，練到半夜就回來了。

船快轉頭回來的時候，已離「主流」不遠了，從敵方聽到一種像火車開動的聲音，估計是敵艦來巡邏海面的。各船都準備好了迎擊敵艦，可是敵艦沒有來。

下船後已是十一點。部隊回去休息，連的幹部都留在海邊，我跟他們做了演習海戰

的檢討。

三月三十日

早飯後，集合全營班以上幹部在海邊一棵大樹下開會。我把渡海地圖用圖釘釘在樹上，指著上面的紅藍箭頭，反覆講解各連的具體任務，並講了講海戰戰術。敵機在頭頂盤旋，沿海的高射砲火在揍它，大家依然在樹下開會，非常肅靜。一下吹來股小風，涼颼颼的，我說：

「正好是順風，今天晚上一定幹！」大家聽着都笑了，我也笑了。

以後，我去海邊看了看，班排長們也在給部隊開會，講海戰戰術，講規定攜帶的東西。戰士們在海灘、在樹下，熱的滿頭大汗，拿帽子搥，拿手巾擦，注意力很集中，紅臉上都露出微笑。

夜十一點，我正看地圖，團裏來了命令，叫把船隻從港口開到海邊，說明天一定幹。

這幾天風向不好，船都擠在港口內。潮水漲的小，又漲的晚，等到漲大了也是十二點以後，但風向跟着也變了，船不能走。團的這個命令非常正確，這麼一來說走就能走，不會耽誤時間。前天，我也給團裏提個這個意見，上面怕把船給飛機炸壞了，當時沒有這麼辦。接到命令後，我趕快跑到海港停船處，招呼各船的負責幹部轉達團的命令。一時，船工、水手齊動手，起錨拉蓬，把船撐到海邊，我指定各連的停泊位置，叫船隻一線排開，並在船與船之間留出二三十米間隔。海邊靠山，後邊山上就是高射砲陣地，敵機白天來了也不要緊。

回到駐地，又熱又渴，喝點開水，洗洗臉，已到夜兩點半。但心裏很興奮，想起明天一定幹，便又馳心船隻，怕天明來敵機轟炸。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穩，忽又想起自己還不熟悉羅盤，點起油燈，鋪開地圖，羅盤放在圖上，在床上學習了半天，最難記的是走那個方向對的那個字，弄錯了就會出問題。領到羅盤才幾天，過去也沒見過這傢伙，向船工請教好幾回，還是不摸底，眼看就要渡海了，學不會心裏怎麼不發急呢？恰好手裏還有指北針，便兩下裏參考着看。眼睛迷迷糊糊睜不開，睜不開也要睜，一下記不

住，記不住也要記，聽着鷄叫三遍了，才合住眼睛睡了一會。

三月三十一日

天剛明，臉也沒顧上洗，一口氣跑到海邊去看船。昨晚剛睡着就聽飛機響，還聽在附近投了彈，我祇怕把船炸壞了，一看，船都好好的，才放心的回來。回來了還不放心，馬上把重機槍連調到海邊，構築機槍陣地，準備對空射擊，保護船隻。

上午叫各船船長跟本船船工個別交談。因前天演習海戰，個別船工不聽船長指揮，兩方面的關係須要很快建立好，確定船工要聽船長指揮。

團裏正式下了渡海命令：下午八點前全部上好船，聽命令開船。我馬上通知各連，四點半吃飯完畢，五點鐘把隊伍帶到海邊，準備渡海。

抽空又看了看羅盤、地圖、指北針，一切都比較熟練了些。叫通信員上街買了點豬肉，炒了個菜，可是吃一碗飯就飽了。臨走前，身上換了件白襯衣，把新膠鞋穿上，擦了擦望遠鏡，揹上，招呼通信班跟我跑到海邊。

隊伍都按時到達了，坐在樹林裏休息，又唱歌，又拉歌子，歡歡樂樂。馬上，教導員召集全營軍人大會動員，我召集排以上幹部講登陸點和登陸後的打法。

天是陰天，刮着小東北風，正是順風。這真是萬事齊備，祇等東風。我命令各連七點前上好船，聽號音開船。觀看各連的動作，快而肅靜，全營隊伍馬上化成許多小隊，沿海灘散開，各奔各船。

我暫留海岸等待團的命令，身前設一電話機，線路直通團指揮所，跟前還留有號兵、通信員和船工包家貴。

一陣雷響電閃，來了一陣瓢潑大雨。船上部隊淋的水濕，高大的船蓬嘩嘩嘩往下淌水。我從就近拾了塊破棉花套，圍在身上，還是擋不住雨淋。雨剛停，海上起了東北風，看看錶八點已過，發船命令還未下，心裏很焦急。從電話上問了問，團裏叫等一會，以後我才知道，師長是計劃十點開船的；因十點後潮水流東，風向西南，正好行船。

電話鈴響，團裏命令開船。營裏發出開船號，各船聽號音起錨。我進入指揮船。一